



雷家窝(关怀村城乡组)花灯队代表村里到镇上表演。

文银国：一生痴守一盏『灯』

市融媒体中心特约记者 何川



和灯友研究唱词曲调。

临近新年，文银国起了个大早，在碧江区正光街道的家里开始扎灯笼迎接新年，将竹棍横竖固定，随着手指上下翻飞，不一会儿就扎好了一个八角灯笼。在扎灯笼的同时，嘴里还不忘哼唱几句，就是这几句娴熟的词曲，陪伴他七十多年。

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县城出发，驱车一个多小时，在武陵山脉的褶皱里进入土地坳镇关怀村，在关怀村深处，藏着一个名叫“雷家窝”的土家山寨，往年大年正月，走进寨子，常常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——那是有腔有调的花灯曲子，从一座座木屋飘出来，穿过山林，在乌江支流的山沟里回荡。

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却有着代代相传的烟火温情——全寨男女老少，人人会唱花灯，个个能跳灯戏。一盏花灯，不仅是过年里最热闹的民俗，更是化解邻里矛盾、凝聚寨人心的“连心灯”。邻里之间有再大的矛盾，一场花灯跳下来，锣鼓一响，纸扇一翻，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。

结缘：从土家花灯曲调里一路走来

今年七十五岁的文银国，是寨子里较年长的花灯老把式。他的人生，就像他手里那盏糊了又糊的灯笼——骨架是硬的，纸面却泛着温润的光。从四五岁蹒跚学步时跟着长辈哼花灯调，到鬓角染霜仍坚守沉醉其中，半个多世纪的岁月，花灯早已融入他的骨血。

如今，老人跟着儿子搬到碧江区正光街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花灯也跟着他从深山走进新城，让土家花灯的火种，在新家园继续发光发热。

文银国记不清自己第一次开唱花灯调是几岁。在那个没有电视、没有网络的年代，花灯是山里人最喜爱的娱乐活动。从五岁开始，他就跟着长辈看耍灯，被那悠扬的唱腔、灵动的舞步深深吸引。小小的他，站在人群中，跟着哼唱、跟着扭动，眼里满是光芒。

从那时起，花灯便在他心里扎了根。白天，他跟着父母下地干活，晚上就缠着寨里的老师学唱腔。没有乐谱，就靠口口相传。没有道具，就用竹条扎简易的花灯。年纪小，记不住复杂的唱词，他就一遍遍地听、一遍遍地

练，直到烂熟于心。

土家花灯，讲究的是一个“崴”字。男角叫“唐二”，女角叫“么妹”（多由男子反串），左手执帕，右手握扇，脚下的步子不是走，是“崴”——腰肢扭动，一步三摇，扇子翻飞得像春日里的蝴蝶。文银国小时候个子矮，够不着大人的腰，就往人群缝里钻，看“唐二”怎么逗“么妹”，听锣鼓怎么起板。

那时候没有正经的花灯教材。大人们唱一句，他就跟着学一句，经常调子记在心里了，词又忘了。村里有一个堂哥叫文国俊，不识多少字，但能凭借惊人的记忆，唱上几十首花灯曲调不忘词，还能即兴编唱很多新词曲，嗓音十分高亢。他成了文银国年轻时的词曲“老师”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张纸、一支笔都是奢侈品。为了记下花灯唱词，文银国舍不得浪费一张纸，旧作业本、草稿纸到后来的香烟包装盒，只要能写字的，他都小心翼翼地收起来，晚上在煤油灯下，一笔一划抄写花灯唱词、记录舞步要领。

几十年下来，他攒下了十几本手抄本花灯词曲“教材”，里面记录着上百段花灯唱腔、数十个曲目，是雷家窝花灯最珍贵的“活档案”。

“那时候穷，想学花灯唱词，只能想办法。”文银国老人翻开自己珍藏的花灯手抄本，泛黄的纸张、粗糙的装订，藏着岁月的痕迹。《开财门》《扫五方》《打闹台》密密麻麻的唱词写满在那些巴掌大的硬纸本，字迹工整，一笔一画，满是用心。

“那时候没想过这算‘传承’，就是怕忘记。”文银国说，“我们土家人认为花灯是跳给神看，也是跳给人看，词忘了，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断了。”

几十年过去，那些草纸早已脆得不敢翻动，烟盒上的字迹也模糊了。但文银国却视若珍宝，从关怀村的老屋到碧江区正光街道移民安置点，什么都可扔，唯独这包纸本，他揣在怀里，一路抱着进城。

聚能：花灯成为团结和谐的连心灯

雷家窝坐落在乌江边的山坡上，青瓦木楼依山而建，土家风情浓郁。春节期间，走进寨子，最动人的风景，不是秀美的山水，而是家家户户飘出的花灯唱腔，是老少围在一起耍灯的热热闹闹。

在雷家窝，花灯不是少数人的技艺，而是全寨人的“必修课”。上至八旬老人，下至垂髫孩童，都能跟着锣鼓点子扭几步、唱几句。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，是雷家窝最热闹的时候。寨子里的花灯班子走家串户，锣鼓铿锵，唱腔悠扬，纸糊的花灯在夜色中摇曳，照亮了青石板路，也温暖了每一户人家。

花灯不只是年节里的热闹，更是一套古老的“乡村调解法”。“在我们雷家窝，花灯是风俗，更是规矩。”说起花灯，寨里的老人总有说不完的话。逢年过节，全寨人聚在一起耍灯同乐。邻里之间有矛盾，一场花灯就能化干戈为玉帛。

文银国记得年轻时，寨子里有两户人家因

为田埂边界挖偏了几寸，闹得半年不说话，见面都绕道走。那年正月初二出灯，按规矩，花灯队要挨家挨户跳，家家都要“接灯”。

“轮到那两家，我们都去了。先到这家跳《盘灯》，唱‘同饮一井水，都是一根藤’。再到那家跳《开财门》，唱‘左脚进门生贵子，右脚进门点状元’。”文银国回忆，那天晚上，两家人其实都到彼此家躲在人群里看花灯。

在其他人家看灯时，灯师有意识让两家的小孩同台跳灯，一个扮“唐二”，一个扮“么妹”，锣鼓声中，两家人看着眼前热闹的花灯，听着熟悉的调子，心里的疙瘩慢慢解开。

一堂车马灯跳完，主人家主动端上米酒、糖果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喝了同一坛米酒。闹矛盾的两个人相视一笑，过往的争执在欢声笑语中烟消云散。

“一盏花灯亮，邻里心相通。”这是雷家窝人代代坚守的道理，花灯不仅是娱乐，更是化解矛盾、维系和谐的“润滑剂”。

“灯跳完了，第二年开春，两家一起修正了那条田埂。”文银国笑着说，“在我们这儿，只要花灯一响，多大的仇都得放下，灯是亮堂的东西，照见人的脸，也照见人的心。”

传承：人在哪里就把花灯带到哪里

土家花灯，是植根于雷家窝人血脉的文化基因。它没有现代舞台的华丽包装，没有专业的演员阵容，全是土生土长的村民，用最质朴的唱腔、最笨拙的舞步，在每家每户的堂屋里，演绎着土家人的喜怒哀乐、生活百态。唱的是田间地头的农事，说的是邻里乡亲的家常，赞的是勤劳善良的美德，劝的是和睦相处的道理。

每一段唱腔，都藏着土家的乡愁；每一个舞步，都连着村寨的温情。在雷家窝，花灯早已超越了民俗本身，成为村寨的精神纽带，让这个深山里的土家山寨，始终充满着浓浓的烟火气与人情味。

寒来暑往，岁月流转，文银国从一个懵懂孩童，变成了壮年汉子，又慢慢步入老年。不变的，是他对花灯的热爱，“花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宝贝，不能丢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……”

随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，雷家窝的不少村民走出了深山，搬到了城镇安居，文银国也随着儿子搬到了碧江区正光街道。

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雷家窝，老人心里满是不舍。舍不得青瓦木楼，舍不得山间田野，更舍不得寨里的花灯班子。但让他欣慰的是，他带走了心中最珍贵的“宝贝”——几十本花灯手抄本，还有一身的花灯技艺。

可刚搬进碧江区正光街道安置点，文银国着实懵了很久一段时间。小区是漂亮，楼房高，路灯亮，可没有熟悉的面孔，听不到熟悉的锣鼓声。他每天坐在楼下的花坛边，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不时拿出手抄本，哼起熟悉的曲调，心里才安心下来。

“搬到哪里，花灯就带到哪里。”闲暇时，他就在家练习唱腔、整理手抄本，敲起简易的锣鼓，唱起花灯调子，仿佛又回到了雷家窝的



在网上学习，把党的政策写进花灯唱词。

山寨里。

渐渐地，安置点的邻居们注意到了这位爱耍灯的老人。大家都围过来听，围过来看，被土家花灯的魅力所吸引，文银国也不吝嗇，主动到小区广场上教大家唱花灯、学舞步。

“以前在山里，花灯是寨子里的魂；现在到了城市，花灯是我们的根。”文银国说，不管搬到哪里，只要花灯还在，土家的乡愁就不会丢，邻里的温情就不会散。

心愿：助推土家花灯文化发扬光大

如今，雷家窝的花灯依然热闹，春节期间，全寨老少依旧聚在一起耍灯贺岁，传承着古老的民俗；正光安置点的花灯声也从未停歇，文银国不时又回到雷家窝，跟着村民带着花灯到镇上、到县城里表演。

2024年正月，土地坳镇举办花灯展演，九个村的队伍参加。文银国带一大包花灯手抄本回到“老家”。舞台上，新一代的表演者穿上戏服，拿起纸扇，崴起步来，腰肢灵活，台下掌声雷动。

土家花灯，从来不是尘封在博物馆里的文物，而是活在民间、活在烟火里的文化。它藏在山寨的青石板路上，藏在新城的居民楼里，藏在文银国老人几十年坚守的岁月里，藏在每一个土家人的内心深处。

那一本本用草纸、香烟盒做成的手抄本，虽然简陋，却承载着土家人的智慧与情怀；那一段段耳熟能详的花灯唱腔，虽然质朴，却传递着最真挚的温情与力量。

对文银国来说，花灯不仅是爱好，更是陪伴一生的“伙伴”。难过了，唱一段花灯，心情就舒畅了；忙碌时，哼几句调，疲惫就消散了。七十多年的人生，花灯照亮了他的童年，陪伴了他的壮年，温暖了他的暮年。他的一生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，却用一辈子的坚守，守护着雷家窝花灯的根与魂。

一盏花灯，照亮深山与新城；一段唱腔，连接乡愁与温情。

在乌江畔的黔东南大地，雷家窝的花灯还在闪耀，文银国老人的坚守还在继续，土家民俗的传承还在延续。这光影里，有岁月的沉淀，有乡愁的牵挂，更有人文关怀的温暖力量，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绽放出别样光彩。

雷家窝的花灯，温暖人心，生生不息。



指导年轻人唱花灯曲调。



劳作休息时也不忘来一段。



向铜仁学院硕士生导师、声乐专家崔德虎教授请教。